



# 横断岩鹰

蔡晓明◎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横断岩鹰

蔡晓明◎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不屈的鹰魂（代序）

我是来自横断山脉里的一只岩鹰，群山间散落着我的歌声，带着远古雪族与火龙神鹰的传说而来，带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毕摩文化、古老的彝语和彝文字而来，带着一个不屈的鹰魂而来。在我的族源史上有着太多的神秘与悲壮，有着太多大迁徙的幽怨艰辛与悲欢离合，有着太多的阻断隔膜与自然融合。

我的生命来自于天地日月和风雨雷电之灵气，我的身躯是雪山之巅一棵不老的冷杉，我的心是祖先点亮的一团不灭的火焰，被埋藏在了雪峰和冰川的深渊里燃烧了七千年史诗般壮丽的历史。我的信仰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坚定不移的大山的精神永远不死，它是我们彝人心中永恒的守护神。

大气磅礴和神奇多彩的群山啊！是我美丽的故乡。湛蓝的天空是我蓝色的梦想。我在亘古绵延的横断山脉里顽强地生长和自由地翱翔，崇山峻岭中神秘的云海是我温暖的家。

特勒莫和羊房沟是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里有巍巍的马梁子和高高的木萨山，那里有墨绿的森林和旖旎的高山草甸，那里有原始古朴的瓦板房和篱笆墙，永远流淌着山地民族不朽的史诗和半耕半牧的诗歌。山岭上盛开着万亩美丽的索玛花，山沟里开遍了多情的山桃花，牧歌在缥缈，牧群在欢跳，布谷鸟在歌唱，山泉水在弹琴……这些都曾几多激荡着我永不平静的灵魂，

是我一生中无法忘却的爱。

我驾着散文这匹骏马，御马乘风，驰骋于群山草甸里，驰骋于旷野森林中，驰骋于山地沟壑里。无论是小走还是大走，我都能够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我和我故乡生命旅程中的每一处难忘的风景；我也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夸张、象征、魔幻等手法，无拘无束地表达我对自然、社会、人生与生命的思考；我用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来讲故事，讲我和我的故乡的故事给读者朋友们听听，故事中有我的思想感情、人生感悟和心智理念，坦诚地与读者朋友们作心灵的沟通交流，做真诚的朋友。散文，可以把我记忆的碎片拼贴起来，形成或铺就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残损的秋叶图，融入我们一生的情感，当我们走近它便感觉到就像走进了童话般的世界一样光怪陆离，自由飞翔，自由漫步，自由歌唱……

小时候，我喜欢倾听父亲和母亲，叔叔和舅舅讲彝族民间故事、远古神话传说，每一个故事都让我心潮澎湃，想入非非。现在我也喜欢在闲暇时给故乡的孩子们讲他们喜欢的故事，他们听故事的时候，那种津津有味、天真可爱的神态令人难忘，他们像群山中嗷嗷待哺的雏鹰歌唱着生命中的童谣。我用这双蜕变的翅膀带着孩子们翱翔蓝天，飞越崇山峻岭。

我多想用一把金锁链紧紧地拴住太阳，永远放在彝人的心里，可它炽热的光芒刺得我无法睁开双眼；我多想用一副银鞍子驾驭野狼，可它凶残冷峻的绿光让我无法靠近；我多想用尔比尔吉来表达我对我的民族深沉的爱，可我的母语渐渐离我远去……

我的族人是个追赶太阳的部落，生命中有着不灭的信念；我的族人是个诗性的部落，血脉里流着祖先不朽的史诗和激情四射的诗歌；我的族人是个敬重母语的部落，它用古老的彝语和彝文字记录下了七千年的人类文明。我热爱生活，热爱我的民族，我

的创作深深地耕植于肥沃的彝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人类的一切生活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比如古希腊的神话、阿拉伯的故事、欧美的文化、东亚西亚的文明，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艺术启发了我创作的冲动，这些都是我丰富的养料、甜蜜的乳汁、灵感的源泉。

我知道，我们彝人是雪族的子孙；我知道，我们彝人是火龙神鹰的后代。我们敬重母语！我们崇拜祖先！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母语，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我们要到学校里读书去！因为我们渴望一步步走向文明健康的新生活。我们要到城里去打工！因为我们已经不愿在深山老林中成年累月地守望着几亩贫瘠的山地而靠天吃饭，每天都在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穷而挣扎。我们要下山去！去彻底地改变自己过去陈旧的观念！因为高山上浮云蔽白日，西北有高楼，山地广种薄收，大多数彝人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因为固守的观念禁锢了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因为我们已经忍受不了贫困代际传递带给我们生活的苦难。

我的人生经历，我的心路历程，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极其平凡而普通的，完全不值得一提的。然而，对于还留守在我故乡的几户人家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我们山里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孩子是不多的。

# 目录

CONTENTS

## 童趣呖语

- 002 杨柳青青
- 007 我的第一堂“注射课”
- 010 危险的游戏
- 012 犬蛇之战
- 015 我与挖呷哥和牛牛叔
- 021 我的草坡，我的瓦洛鸟
- 023 愤怒的公牛
- 029 我的小学
- 035 我的初三

## 天籁山水

- 058 美丽的羊房沟
- 065 致木萨山
- 072 故乡的瓦板房
- 076 故乡的棠梨树

- 083 聆听故乡的声音  
086 我爱家乡的山泉水  
090 山野间的过路黄  
094 高原野花十样锦  
098 泸沽湖畔的秋叶黄了  
103 山桃花为谁而开

## 灵魂倾诉

- 108 大山的脊梁  
119 父亲的葬礼  
123 搁浅在心底的倾诉  
125 断了缨穗的擦尔瓦  
127 不速之客  
129 陌生的伯伯  
132 青青的混交林  
137 母亲  
146 外婆的眼泪  
148 岩洞里的彝族老人  
151 大木呷  
161 我的老师  
169 吉都阿普的传说  
178 我心中的“天菩萨”  
181 寻找神灵之竹  
187 清清的格朗河  
190 天空那么高远  
192 横断岩鹰

## 冰壶秋月

200 盐源的风沙

205 养狗的故事

214 再读 NBA

## 群山之恋

220 牧羊人的初恋

229 飘零的索玛花

240 群山中的云朵

255 敬重母语（后记）

童趣  
呖语

—  
tongqu yiyu



## 杨柳青青

在我故居的院坝里有一棵大垂柳树，一年四季，垂柳树下是我回味无穷的童趣。

幼年时候的我是快乐自由的。白天父母都出去干活了，大多时候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门前的那棵垂柳树自然就成了看管我的耄耋老人，也是成天陪我玩儿的亲密伙伴。炎热的时候，她把我捧在怀里躲荫纳凉，让我甜蜜地熟睡；刮风下雨时，她为我遮风挡雨。许多时候，她给我引来好多“好友”陪我玩儿到大人们收工回来。

“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垂柳树是报春的使者，春之声最先在细腰柳枝上卖弄清脆的喉咙，那些陌生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来柳树上思春，它们在柳枝深处相互追逐嬉戏，卿卿我我，好不热闹。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视我的存在，它们激情燃烧到了极致，经常死缠在一起，双双从树上滚落到树下还在纠缠不休，我急忙跑去追逐那地上翻滚着的多情的山鸟，可它们比我滚得还快，又飞往另一枝头了。

我始终只能拾到被吻落的一两片羽毛，把它托在掌心上用嘴轻轻地一吹便飞到半空中了，我又往那羽毛坠落的方向跑去。柳絮纷飞，香远益清，柳树上又飘来如梦似幻般的音乐，恰似邻居少女巫呷表姐的琴声悠悠，白云无尽。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真像母亲的手抚摸着。盛夏时节，垂柳树由翠绿变成了一幅墨绿的山水画。母亲

温柔地摘下几片深情的柳叶为我们几姊妹穿耳朵。母亲熟练地先用鸡油擦润我们的耳垂，男孩只穿左耳，而女孩穿一对。让薄薄的耳垂浸透后，母亲拿着穿好的针线，用两片嫩柳叶贴着耳垂里外，还没来得及注意，母亲就给我们穿好了。用线当耳环，随时轻轻滑动，以免生拢。要是谁的耳垂感染了，母亲就经常用自己的舌头舔来舔去润滑消毒，直到伤愈。

彝族男孩儿都有穿耳朵的习俗，这是一种破相免灾的审美特质吧。不过，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模仿各种明星，生活中常把穿耳朵戴耳环视为前卫和时尚，这也许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和认同。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夏天更有趣的是满树的柳糖，引来了各种家蜂和野蜂的争战，引来了各种美丽的蝴蝶争宠。蝴蝶的争宠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兴致。只是听老人们讲过，在彝族民间中，它是一种妖里妖气的爱招惹邪魔鬼怪的昆虫。我寻思着：它柔弱，不堪一击，而且常常是山鸟和野蜂的美餐，不富有挑战性；况且这种美丽的小妖精还挺可爱的，不像老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垂柳树顷刻间变成了蝴蝶树，树下全是蝴蝶的影子。不过，我只是吓跑了它们影子的梦而已。

垂柳树下追风引蝶那是小女孩儿的事儿，我更热衷于野蜂间的战争故事。

蜂蝶迷恋上了柳糖，而野蜂家族不是为柳糖而来，而是掠食而来。在野蜂的世界里也是遵循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我也只是闲情偶寄而已。无聊之时，往往都在垂柳树下逗留，自娱自乐，能够在树下待上一整天地观看野蜂间的厮杀。在那细细密密的柳叶层，随时可听到野蜂翅膀扇动柳叶的声音，好像要把柳叶纷纷裁落似的随时招惹那些婀娜多姿、婆婆起舞的柳腰，垂柳的细腰与蜂腰鹤腿同台邂逅。

这时，有一位黄衣将军从层层迷雾中显露出来定位飞行，它在虎视着灰色的“良民”。倏的一瞬间，一只灰色的“良民”成了它的囊中之物，它带着战利品穿出重围远走高飞了。不多时，

垂柳树的左侧方又出现了一位黄衣将军，可它就没有刚才那位幸运了。恰巧这时，在葱郁的柳叶正中突然出来了一位更为强壮的捕食者，它很快瞄准了目标。然而，黄衣将军丝毫没有察觉，毫无防备，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自己眼前的猎物，殊不知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一刹那间，黑衣将军一个箭步，大张一口咬碎了其头部，用它锋利的长矛刺进了猎物的心脏，黄衣将军早已魂归阴曹。

谁知强中还有强中手，天外有天哪！我以为战斗结束了，可就在这时候，天空中突起恐怖的轰鸣声，好像是飞机的声音，可哪儿来的飞机呢？天空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的影子。

噢！在浓密的垂柳树里层万条绿丝被掀起一层层巨浪，翻江倒海，所向披靡。见此情势，战场上的杀手们一个个丢盔弃甲，纷纷落荒而逃。只见八面威风的黑魔大将军——牛角蜂，横扫而来。唯独有一位勇敢的中等个儿红头黑衣将军毫不畏惧，相机而动的，在细枝丛中定位飞行，它随时拿出它的“绝密武器”迎接挑战。

可这次遭遇的却是比自己强大三倍以上的庞然大物，凶多吉少啊！它似乎明白可已经针尖对麦芒了。黑魔大将军求之不得，首先主动出击，展开了猎杀行动。柳树上的昆虫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节节溃退，都被它的气势所压倒。它像火箭般神速射去，正中红头黑衣将军的胸部，在空中一阵搏杀，难分胜负。双方都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残酷的交锋场面波及东南西北中各个方位，垂柳树上乱成一锅粥，嫩叶纷纷散落，拼杀仍未结束。这时，两位大将军撕咬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从柳枝上滚落到地面上继续战斗，难分伯仲。

好斗的我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这场惨烈的战斗。我顺势在柳树下抓起我的宝刀——一块小木片，憋足了劲儿来了个泰山压顶把两位大将军都压在了宝刀下，显得神气十足。我不是来劝架的，而是想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杀杀两位将军的威风，挫挫它们的锐气，然后才慢慢折腾它们，看看它们还能否在空中傲物

逞能？！不料，还是我招架不住，首先败下阵来。

黑魔大将军来了个倒挂金钩，用它的独门武功刺穿了我的右手中指，我被牛角蜂蜇了，“哇——”的一声哭了，钻心地疼，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管了，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喊着到地里找妈妈去了！那黑魔大将军的黑武器果真够厉害的啊！有人说它能蜇死一头牛的，险些要了我的小命啊！不过，还是给我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秋叶黄了的时候，院坝里的垂柳树瘦了。瘦得像村落里面黄肌瘦的那位老妇人驼着背抱着一捆枯蒿守候在门口，独立寒秋，那么憔悴和失落。

这是我家傩祭傩神的季节，家里事无大小均邀请毕摩（和尚）或苏尼（巫师）到家里举行占卜和祭祀鬼神。他们常常来到我家垂柳树下进行石卦，蛋卦，骨卦，木卦；有时还揉衣边而视其纵横纹理来预测家中的吉凶。其形如古书所述：“其发常挽大髻，以竹簪绾于额际，戴黑毡笠大于箕，被黑毡衣。”从他们神态上不难看出，似乎家里有撵不尽的魔，咒不完的鬼，祛不走的各种鬼神作祟的疾病。他们彻夜不眠，手摇铃琅琅，羊皮鼓瑟瑟，箕坐诵终日，乃送诸门外。他们在呐喊祖先的神灵，呼唤各路神仙，其能降神灵，神既附体，则猖狂跳跃……

垂柳树下常常是他们的舞台：烈火中烧腰镰铎口之类，口衔手弄；或嚼红炭，含沸油而喷之，吞刀吐火，赤脚走红炭，手捞油锅等降妖驱鬼之术，乃不知是人还是鬼？让我瞠目结舌，万般敬畏。然而，吃午饭时，我特别窥视他们。有一位叫吉克日坡的毕摩，边吃边流下长长的唾液在我家木盂中的饭菜里，让我恶心吃不下饭，颇感肮脏邈邈。谢幕了，他们也沦为凡人。于是，我对他们的神通，将半信半疑。

过冬了，故居院坝里有些荒凉。垂柳树确真光叉叉的像一只被扒光毛的野鸡似的可怜和卑微，又似乎像在林莽中突然遭遇被野狼啃剩的肋骨，让人恐惧。不过，“库施”（彝族年）那天，垂柳树下却又热闹起来。我激动地随时跳到十几斤重的胖猪儿面

前，去追着摸摸它的屁股，去抠抠它的肚皮，那胖猪儿也知道欺负小孩儿，经常用嘴拱我的光脚丫，于是它乖乖地躺了下来。周旋了半天，父亲有些不耐烦了。

“尔狄哎——快把过年猪赶过来，还有好多事嘞！”

我用包谷籽把小猪儿引诱到垂柳树下早已备好的干松毛堆旁，父亲一下子把它按倒在地上，我赶紧抓住胖猪儿乱踢的双脚，但始终逮不稳。

“拉稀摆带！快去拿刀和盆来。”父亲训斥道。

我很快把“家什”递过去，父亲叫我接猪血，我知道咋接，因为小时候每年库施我都是这样配合父亲的。父亲操起匕首刺进乳猪的胸腔，一下子热乎乎的猪血溅到我的脸上，我愣了一下后在旁边傻笑个不停，差点把盆子给丢了，父亲也跟着笑了。少许，过年猪动弹不得了。父亲顺势用左衣袖揩干了我脸上的猪血，摸摸我的头，满意的表情挂在脸上。他把过年猪用双手轻松地端到松毛堆上用火柴点燃松毛，很快就把小猪儿烧得黄桑桑的，散发出诱人的烧烤味儿，巴不得走上前去咬上一口。我激动得围着父亲团团转，像一只雏鸟在垂柳树上欢乐的歌唱。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年的垂柳树已经只剩下了一短节衰朽不堪的树桩，那些亲爱的“伙伴们”也早已销声匿迹。不过，童年的故事将启迪我人性中的真善美。

## 我的第一堂“注射课”

我和许多小朋友一样最怕打针吃药。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背我上米市区医院看病打针。记得那天，妈妈和医生为我打针费尽了心思。妈妈拿糖果、凉粉、豆豉、瘦肉等之类哄我，医生用平时我最喜欢的装药的小瓶子逗我都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妈妈使出浑身解数强压着我打针，但始终我手抓脚蹬，全身痉挛，好像是上刀山下火海一般惧怕，让医生无法操作。我看到妈妈的汗珠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正巧旁边站有两位好心的小伙子赶紧过来帮忙，才给我强行打好了这一针。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胆小怕事，看来当英雄是没指望了。三国时候关羽能够忍受刮骨疗毒依然谈笑如常，而我区区一小针就吓得尿尿失禁，的确没出息。从此，我对吃药倒是不成问题，然而，一提到打针就惶惶不安，直到现在都有些愕然发怵，于是，发生了扮演医生给鸡打针这一幕残忍的游戏。

这一天，天空瓦蓝，空气清新，红籽树上的山鸟传来婉转悠扬的歌声，乃托寨子一片宁静。大人们早已出工了，我吹着口哨朝挖呷哥家院坝飞去，伙伴们早已聚在那儿等候着了，我们像狼崽似的扑进了羊圈里。

我们在羊圈里疯狂地摔跤与嬉戏成一团，惊动了正在圈里悠闲纳凉的鸡群，不知哪一只公鸡吹了集结号，纷纷飞出了羊圈外。一只麻花色的雏公鸡还待在墙角边，于是成了我们的实验标



本。我猛扑过去按住了它，鸡群四处惊飞，鸡毛落满一地，其他所有的鸡都飞出羊圈外鸣叫，胆小的童伴如惊弓之鸟吓跑了，好奇的还站着看好戏。我死死地抓住它不放，吩咐他们找来尖利的红籽刺和尖细的竹签作为注射器，残忍的游戏开始了。

我主打，其他伙计当助手。挖呷哥双手捏紧鸡翅，牛牛叔逮住一只鸡腿，我左手紧握另一只鸡腿，右手扒鸡腿上的绒毛，扒得鸡惨叫不停，白里透红的鸡腿全露了出来。雏公鸡的惨叫声回荡羊圈，让人胆裂魂飞，差点把它给放跑了。多数围观的伙计都不敢前来帮忙，只有牛牛叔和挖呷哥始终陪伴着我的左右。挖呷哥用另一只手让鸡闭上讨厌的嘴，此时，它在我们手中不断地挣扎着，像我自己被大人强压着打针似的万般恐惧。我先吐了口水在白嫩嫩的鸡腿上用手抹转消毒，然后用手捏紧红籽刺，模仿医生给人打针的样子，把针举得高高地快速扎进光溜溜的鸡腿里，它声嘶力竭地哀叫挣扎，鲜红的鸡血从打针口渗出来滴到我们的手上身上到处都是，我们仨又一次感到心惊肉跳。稍稍停顿没动静后无知与残忍的游戏又继续上演着。

我们学当医生给鸡扎针一头就扎起瘾来，用红籽刺扎容易断在肉里，换用竹签扎就好多了。我们爽快地扎到鸡的腹部胸部腿部颈部上去了，只要是细嫩之处我们仨都换着过打针瘾。也许他俩也同样被医生强行打过针吧，不然，为何像我一样如此解恨？鸡还在挣扎，但没有当初那样强劲了。它的两腿上被扎得密密麻麻的刺眼由白变红，由红变紫，又由紫变黑，简直是千疮百孔。旁边围观的小伙计们怯生生的脸都变得像猴子屁股似的难看，我们仨觉得好笑极了。

过了些时候，鸡颈渐渐耷拉下来再也不吭声了。我们以为它睡着了，于是刨开羊粪，把它埋在羊圈里，给它盖上厚厚的树叶，带着胜利和喜悦走出了羊圈。

傍晚时分，麻烦事找上门来了，那只雏公鸡真的成了我们第一堂“注射课”的实验标本。主人家气势汹汹地把死鸡提来扔到了我家院坝里。父亲沉默片刻后就把死鸡捡进屋里，而母亲却即

刻抱了一只大公鸡并把我带到主人家当面暴打了一顿，一股热乎乎咸叽叽的鼻血流进我的嘴里，这是我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后来长大了，我也没有因这堂“注射课”的启示而成为一名医生，这只能算是孩提时候一种无知与残忍的游戏罢了，我为此而感到深深地忏悔！我的罪过来源于愚蠢的恐惧和对惧怕的无知转嫁与宣泄，才使这一弱小无辜的生命遭此劫难，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践踏，而“对生命的践踏无疑是世间最大的残暴”。